

3

荣氏兄弟四台石磨起家办面粉厂



傅国涌 著
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作者以历史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度,用平实的语言详细记录了明清开始、经历民国时期直至中国建国的一段时期内,中国本土企业家的成长及兴衰。书中用6个清末民初最为著名的实业家的事迹,来追寻近代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商业传统,其中包括了张謇、荣氏兄弟、范旭东、穆藕初、刘鸿生、卢作孚。

[上期回顾]

自1899年大生纱厂开机以来,其他企业陆续在唐闸开办。在所有这些企业中,大生纱厂是起点,是轴心,也是母体,是资本的源泉。1922年,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,棉贵纱贱,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,二厂亏损31万多两。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。黄金时代戛然而止,而且一去不返。

传奇人物

父子三人与合办钱庄

荣氏兄弟为什么会走上实业之路?荣宗敬说自己年轻时崇拜张謇,认为只有多办工厂,发展工业,才能“杜侵略”、“抵外货”。《茂福申新卅周年纪念册》中有一篇《总经理自述》说到他的创业动机,主要是受到洋粉、洋纱倾销中国的刺激,认为衣、食是人生基本需要,解决这个问题最好就是多办面粉厂、纺织厂。

荣氏兄弟十四五岁到上海钱庄做学徒,待遇都是压岁钱2元,月规钱200文。1896年,他们父子三人和他人合资,在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广生钱庄,股本只有3000两,其中荣家占一半。这年哥哥宗敬24岁,弟弟德生22岁。1898年,3个合伙人因为3年无利而退股,广生钱庄从此成为荣家独资,他们兄弟以后把这一年作为纪念荣氏企业周年的起点。荣德生希望四子毅仁能成为他衣钵的继承者,管教很严,荣毅仁童年时,晚上常陪着父亲乘凉或烤火,父亲把创业的经过讲给他听。

他们为什么会首先选择面粉?

面粉生意为什么最好做

荣德生做了几年钱庄学徒,之后到广东的税务机关当差(在厘金局做帮账),来往于广东、香港,看到办新事业有大利可图,于是萌生出自办的念头。经过留心观察,他确定,红——火柴,黑——煤,白——面粉和纱,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,其中做面粉最好,因为他发现在204种商品过境税中,只有面粉进口可以免税,处处受

到特别照顾,说是供应外侨的“洋人食品”。而且,面粉免征营业税。

往来香港对他的影响不可小看,初到香港如同到了外国,满山灯火、马路、上山的吊车、夜不拾遗的社会风气都在他年轻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。1900年8月“八国联军”进京,北方大乱,他正好回乡,在香港等船很久,每天去问船期,埠头都是一片雪白,是装卸面粉时落下的一地粉屑,他一步步走在粉地上,想到每年洋粉进口不下千万包,不如自己来办。

与此同时,在上海经营广生钱庄的荣宗敬发现,在上海和江南各地的汇兑业务中,绝大多数是买卖棉、麦的汇款,其中上海英商增裕面粉厂和华商阜丰面粉厂办麦的汇款又占大半。“八国联军”进京,上海市面萧条,只有北运的小麦、面粉畅销无阻。长期在荣宗敬身边工作的荣得其问过他:为什么不办别的厂,而要办面粉厂和纱厂?他回答:第一,民以食为天,每个人都离不开;第二,周转快,原料今天进厂,明天就有成品出来。人家问他:那么你为什么不做米生意呢?他说:我从前做过米生意,曾贩米到天津,蚀去2000元。因为米不同于面粉,没有加工过,所以不容易赚钱。

荣氏兄弟从不同角度得到一个共识,就是办新事业“吃、穿两门最妥”,面粉业可为。

法国石磨配英国机器起家

在开办面粉厂前夕,荣德生偶遇一个和尚,给他看相:“你不宜读书做官,气色已露,不是官,不是商,地位高于道府,但是无印。廿五至卅五露头

角,四十五大佳,名利双收,以后一路顺风。”其实,真正使荣家事业发展的“不是气色或祖坟,而是战争”。庚子之战、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抗战、内战,都带来市场景气,成全了他们的发展。

庚子年(即公元1900年)的“八国联军”事件,成为荣家办实业的起点。这一年广生钱庄盈余4900两。有一天,荣宗敬偶然路过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,看到荒地20多亩,一水潺潺,交通便利,是个较为理想的厂址,征得弟弟同意,着手购地集股。1928年,他回望创业起点时感叹,如今到无锡西郊,见有烟囱干云、机声轧轧,谁不知茂新一厂,可是,有谁能想到30年前这里还是荒烟蔓草、人迹罕至的太保墩?追忆前尘,不禁有沧桑之感。

做过广东税务局总办的朱仲甫是荣家世交,正好卸任闲居,也想做点事,他们商定集股3万两,各认一半。以3000两为一股,兄弟各以3000两人股,另外再集9000两。实际招到了13股,取厂名为保兴面粉厂。当时全国面粉厂只有区区四五家,他们去参观取经,连主要的轧粉车间都不让进。到1902年保兴正式投产时,全国开工的面粉厂也只有12家,其中属于民族资本的一家,只有4部石磨,3道麦筛,2道粉筛,但是以法国石磨配英国机器,价格比较便宜,可以互补不足,而且有60匹马力的引擎在当时也是较为先进的。办厂之初,荣德生在这方面就显示出过人天赋。1921~1931年的《海关十年报告》称荣氏是中国面粉工业的创始人。

无锡有2000多年的历史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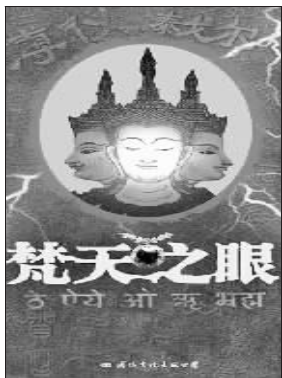
有山有水,山有锡山、惠山、龙山、灵山……水有太湖、京杭大运河,西南面紧挨烟波浩渺的太湖,大运河穿城而过,其他各种河道交错(现在有许多河被填了修路,成了死水),水道畅通,加上地处苏南,是长江三角洲最好的位置之一,交通便捷,无锡自古繁华。1905年,荣氏兄弟办企业不久,沪宁铁路沪锡段通车,一下子缩短了两地的距离。无锡成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,不仅有地理原因,无锡人性格中喜欢独立、创造、爱好自由的精神,也自然地变成企业精神,加上无锡有长久的商业传统,容易形成风气。

创业初期打过两场官司

但是当荣氏兄弟在1900年创业时,无锡风气未开,先是地方士绅告他们擅自将公田、民地圈入,官府查对并无此事。这些人又告保兴面粉厂的烟囱妨碍文风,还有谣言说烟囱要用童男童女祭造,才竖得起。官司从无锡打到常州,又从常州一路打到南京,靠合伙人朱仲甫的官场人脉,最后两江总督批示:“士为四民之首,立论尤当持平,烟囱既隔城垣,何谓文风有碍?”保兴面粉厂不仅获得10年专利,听说无锡县还为此被摘了顶戴。

1902年2月,保兴面粉厂正式生产,一个日夜可出面粉300包。当时无锡土粉行很多,本地面粉需求只有一两百包,但浙江、上海一带酱园业需要面粉都到无锡装船,外销面粉量很大。因为市井传言机器粉颜色很白,里面掺有毒的洋药,所以,他们还要加上土粉

两位知情老人被神秘杀害



蒲岸 著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泰戈尔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《吉檀迦利》里,竟藏着一个秘密!近百年里,凡是研究这个死亡命题的人,无不死于非命,夏青也不例外。夏青教授的学生沈默和女儿夏晓薇,开始四处奔波,试图找到揭开这个谜底的关键所在,然而他们所到之处,被访问的每个人都神秘地死去了,而在他们的背后一种神秘力量带着死亡也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……

[上期回顾]

曾平教授告诉沈默他们,夏教授的课题涉及传说中的婆罗摩的诅咒,凡是研究此命题的人都离奇死亡,包括我国的历史学家李叟,而李叟竟是沈默的太爷爷,于是沈默回到老家寻找答案,沈默的爷爷交给沈默一本书,奇怪的是其中涉及到“石门女”的记载却是后来版本所没有的……

悬疑小说

二老被害

沈默找到爷爷,请爷爷找人鉴别书的真假,沈鸣谦带他们去见了一个叫吴伯寅的老人,吴伯寅和沈鸣谦是故友,当年沈鸣谦他们就是由吴伯寅在漱石斋当伙计时的老板送出贵阳的。吴伯寅看过书后告诉沈默,这不是伪作,是李教授当年给他看过的那本,并告诉沈默:“当年李先生曾经救过一个姑娘,听说是岂沙人,叫阿雅,年纪和我差不多大,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。”话音刚落,沈鸣谦忽然喃喃地说:“阿雅,我知道。”

回到家中,沈鸣谦再次打开床下那只樟木箱,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。照片上有四个人,是李叟教授一家三口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,女孩就是阿雅。

原来阿雅是个苗族姑娘,家在岂沙的苗寨。那年她被人卖到印度的寺庙当庙妓,正巧碰上在印度讲学的李叟教授,被救了回来。李叟又亲自送她回了苗寨。阿雅有个未婚夫,叫易明,也是岂沙的苗人。阿雅回家后就和易明成了婚,婚礼还是李叟主持的。

沈默看了看夏晓薇,说:“晓薇,我们明天就去岂沙吧。”夏晓薇默不作声。她跟着沈默来贵阳,本是为了追查父亲的死因,可事情的发展完全超乎她的想象,这让她感到疏离和不安。她不想去什么岂沙,也不想纠缠于沈默的家庭旧事,毕竟那都过去七十年了。沈默明白她的心思,却不知道怎么劝她,一时束手无策。

当天夜里,沈默、夏晓薇和林涛正在客厅里看电视,忽

然听到门外“砰”的一响,像有车子撞上了什么东西,接着是汽车远去的声音。三人出去一看,不远处的地上躺着一个人,那人一动不动,身下血流满地。林海胆大,走过去拿手电筒一照,沈夏二人从后面看清清楚楚,那个人竟然是吴伯寅老先生!这是怎么回事?夏晓薇又惊又怕,捂着脸哭了出来。沈默来不及细想,先拿出手机拨了120,跟着伸手一探,吴老先生鼻息全无,早已气绝。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,又突然死去?三人怎么也想不明白。

救护车来了,直接把吴伯寅送去了医院的太平间。三人折腾了半宿,疲惫地从医院回到家,却发现二楼沈鸣谦的卧室里仍然亮着灯。沈默心中顿时升起一种不祥的感觉,他飞奔上楼,喊道:“爷爷,爷爷!”可是没有人回答。卧室门虚掩着,沈默轻轻推门进去,刹那间就惊呆了!“看到爷爷躺在地板上,浑身是血!在爷爷右手边的地板上,写着几个血字:沙漠玫瑰。又是沙漠玫瑰!跟云雀号甲板上那位老人塞给他的纸条一样!”

警察来了,拍照、取指纹、问情况,然后把沈鸣谦的遗体搬上床,就走了。沈默淌着泪,给爷爷盖上毯子。夏晓薇小声道:“为什么不告诉警察整个事件的背景?”沈默粗暴地吼了一声:“教授说过,不要报警!”夏晓薇又伤心又委屈,难过得说不出话来。

林涛红着眼睛走过来,问要不要给姨爹姨妈打电话。沈默想了想,决定先不告诉父母,把爷爷的遗体送去医院保管起来,等从岂沙回来再说。夏晓薇对此再无异议,一夜之

间,目睹了吴伯寅和沈鸣谦之死,她对这趟贵阳之行有了更严肃更深刻的认识。岂沙,非去不可。而林海也坚决要跟着去岂沙,因为他家就在从江县,离岂沙很近,对那里还算是熟悉;而且他懂苗语,找起人来会方便不少。沈默答应了。

阿雅给了一张地图

第二天上午九点,三个人拎着两个旅行箱,在贵阳新体育馆附近登上了去从江的大巴。大巴车在山路上盘旋。沈默在清理着自己的思路。婆罗摩丢了两只眼睛,其中一只在俄罗斯,另一只却踪迹全无。泰戈尔认为这颗钻石在清朝年间的中缅之战中落到了傅恒手里,说明泰戈尔和傅仪并没有见过这颗钻石,所以这两人可以排除在钻石流传链条之外。但泰戈尔肯定和这颗钻石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,而且一直在设法寻找钻石的下落。婆罗摩,贾亚希玛,吴尚贤,宫里雁,囊占,傅恒……泰戈尔、傅仪。在“傅恒”和“泰戈尔”之间,教授用的是省略号,而其他人名之间用的都是逗号。这个细节必须注意,因为夏教授是个严谨的人,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在“傅恒”和“泰戈尔”之间使用一个和别处不同的标点。那么这也许就是为了把泰戈尔和傅仪两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。画掉泰戈尔和傅仪,那么就剩下六个人名了。也许那就是第二颗佛眼钻石流传的轨迹——起点是婆罗摩,终点是傅恒。可就算钻石的确落在傅恒手里过,那他死后的230年间,钻石的命运仍是个巨大的空白。关键是夏教授和太爷

爷究竟发现了什么?

一阵短信铃声响起,打断了沈默的思路。他拿出手机一看,发信人是夏晓薇!沈默抬眼看看就坐在身边的夏晓薇,颇有几分不解。那条短信说的是:“你有没有注意到曾平、吴伯寅和爷爷三个人之间的联系?”沈默想了想,回复:“他们都曾经向我们提供了某些有用的信息。”夏晓薇马上又发来一条:“为什么给我们提供信息的人都死了,我们却还活着?”沈默在心里打了个问号,是啊!为什么我们还活着?夏晓薇的短信又来了:“还记得来贵州时在火车上有人一直盯着你吗?我觉得我们已经被人监视了!只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没对我们下手。对了,爷爷临终前写在地上的字是什么意思?”沈默拿着手机,呆呆愣愣,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到达从江汽车站时,已是傍晚。三人找了家客栈住下,次日便开始在寨子里找人。他们在一座吊脚楼前找到了阿雅,她说的是标准的汉语。阿雅看到沈默,左看看,右看看,嘴里念叨着:“像!太像了!孩子,你太像李先生了!”阿雅吩咐儿子易昆从神龛的夹层里拿出一个油纸包,对沈默说:“孩子,你太爷爷临终前,留下这个东西,是他从石门坎带出来的,现在应该给你了。”沈默接过油纸包,一层层打开,最里面是一张长方形的牛皮纸,两面都画着图,曲曲折折的。其中一面有一个涂成黑色的圆点,圆点旁边写着字:洞葬悬棺,二郎搜山。石门坎,小迷糊。

看到纸上“石门坎”三个

才能销出去。1903年,面粉厂没有大的起色,合伙人朱氏见无利可图,提出退股。荣氏兄弟表示荣姓股份绝不转让,反而增股到2.4万两,占了近半数,成为最大的股东。此时股本扩大到了5万两,又添了新机,改名为茂新面粉厂。到1905年,每天有500两的盈余。弟为经理,在无锡管厂。兄为批发经理,常驻上海,主要管广生钱庄。荣德生每天只睡6个小时,早起晚归,心情却很愉快。

荣氏兄弟的事业从4部石磨开始,等到石磨改成钢磨,大如圆桌的石磨才宣告退休,1910年拆下后,先放在厂里,梅园建成,就被移了过去。4部石磨,一共8个,设在豁然洞旁的小广场,正好是8张茶桌。1964年,其中4个分别为南京和北京的博物馆收藏,留在梅园的4个“文革”中被砸毁。2007年2月初,我在梅园“乐农别墅”前看到的三张石桌,就是幸存下来的十四片碎片按原样用铁箍箍成的三个石磨。它们不仅是荣家事业的见证,也成了中国企业史上的重要文物。

茂新最早的厂房已被日军炸毁,现存建筑是1946年重建的,包括麦仓、制粉车间、粉库和灰色的三层办公楼。车间外,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两台圆筒状的扬麦机(除尘器),以及两条依墙而立、高达9米的螺旋形转梯,这是当年从英国进口的原装设备,面粉打包后就是通过转梯从五楼滑到一楼,然后用小推车推走。厂区紧挨码头,遥想当年,闻名遐迩的绿“兵船”面粉就是在这里装船,运往全国甚至世界各地。

4

字,沈默想到这个地方对研究亚洲宗教历史的硕士来说,实在太熟悉了。沈默只是不明白,太爷爷不在贵阳好好教书,跑到滇黔边境的那个小镇去干什么呢?一念及此,他脑子里突然闪过四个字:石门奇女!

易昆吩咐儿子易龙送沈默一行去石门坎。易龙是阿雅的孙子,是个重情的人,他和一个叫阿金的姑娘从小要好,可就在他们要成亲的前几天,阿金被寨子里一个伥崽糟蹋了。易龙跟他拼命,身上挨了一枪,没死。可他却把那伥崽打死了。于是他就带着阿金亡命天涯,在沈默找到阿雅的那天,他正巧偷偷跑回去看奶奶阿雅和父亲易昆。

清晨,沈默、夏晓薇和林涛出了岂沙寨门。绿荫掩映处,一辆黑色的大切诺基停在路边。易龙摇下车窗,探出头来:“上车吧诸位。”沈默犹豫地问:“你哪来的车?”易龙说:“别忘了,我是亡命之徒,弄辆车还不容易。车怎么来的你别管,我现在是奉我阿爸之命,送你们去石门坎。上千里路,你以我为愿意?我阿婆欠你们家的人情,我这是还债。”一番话说得沈默等人默然无语,只好上车。汽车猛然发动,轰鸣着开了出去。

黄昏的时候下起了雨。汽车来到贵阳郊区的高速公路上,这时夏晓薇的手机响了,是个陌生的号码,看区号是来自贵阳。“二小姐!快来救救大小姐……”听筒里传来保姆王翠急促的声音。夏晓薇急促地问:“我姐怎么了?她在哪儿?”“贵阳,精神病医院……”通话突然中断了。